

# 食物、药物和景物：鱼腥草在传统中国的利用

洪 伟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美国耶鲁大学 分子生物学、细胞学与发育生物学系)

**【摘要】**本文从历史角度分析了鱼腥草在人们心中地位的变迁史。它经历了兴盛、衰退和再次被关注的过程。它的兴盛与越王相关;衰退与脚气病的流行相关,因为医家认为它对人体具有较大的副作用,尤其不利于脚;再次被关注则与它的景观价值和中医团体抗辩废除中医之举相关。由此可见,鱼腥草的历史丰富了人类饮食、医疗和景观文化的内容,但它在传统中国的地位并没有今日这般炙手可热。

**【关键词】**鱼腥草;食物;药物;景物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6-0111-10

## Food, Drug and Landscape: Shaping the History of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in Traditional China

HONG 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Cellular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Yal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thin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and humans. It shows the connections among humans, foods and diseases and how these relationships shaped the history of the plant. This plant first became known because it was consumed and enjoyed by King Yu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treated it as a drug, and thought that consumption of *Houttuynia* must be prohibited to some extent. It was perceived to be especially harmful to patients with beriberi. Since then only struggling families ate the plant,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dismissed it as a weed. *Houttuynia* became popular once agai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cause of its high landscape value and pharmacodynamics. The history of *Houttuynia* is diversity, including food civilization, drug and landscape culture, but it was far less popular than it is today.

**Keywords:**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food; drug; landscape

近年来,鱼腥草享誉盛名,被号为“天然第一抗生素”,被冠于“神草”称号,被国家卫生部定为“既是药品,又是食品”的生物资源之一。商家将其制成中药注射剂,风靡一时,并曾导致恐怖的夺命事件,以至于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发布通告,暂停鱼腥草注射液在全国范围内使用<sup>①</sup>。但是,国内频繁出现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人们对食材质量的讲究也日益苛求,加上抗生素滥用严重等

**【收稿日期】**2016-1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广东新语》中的动、植物志研究”(13CZS066);上海交大校内文科创新项目“宋代以来福建省动、植物的分类研究”(13QN04)

**【作者简介】**洪伟(1980—),女,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和环境史。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生物学、细胞学与发育生物学系访问学者。

① 梅全喜、曾聪彦:《由“鱼腥草注射液紧急停用事件”引发的思考》,《中国药房》2006年第15期。

多种因素,作为食品的鱼腥草,依然广受追捧,成为川湘味酒店的明星菜品。

鱼腥草非珍稀植物,广布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其它可食的野菜也颇多,例如蒲公英、灰灰菜和藜菜等。为何独有鱼腥草如此受到重视,并被广泛栽培?这与中医赋予鱼腥草清热解毒、消痈排脓和利尿通淋等治疗多种疾病的特性密不可分。现代药理学对鱼腥草的药物有效成分和药理研究颇多<sup>①</sup>,但是对于它那些神乎其神的作用是如何被一步步构建起来的研究,或者鱼腥草在历史上是否一直受到重视的研究,却几乎不可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略窥一二。

## 一、越王食蕺:“蕺”之兴起

鱼腥草,植物学术语为蕺(*Houttuynia cordata* Thunb),属双子叶植物三白草科蕺菜属,是一种具有浓重腥味的草本植物。鱼腥草俗名甚多,折耳根、侧耳根、臭菜和猪鼻孔等等。由于在生物学界未对蕺菜进行现代生物学命名之前,蕺和鱼腥草这两种名称在古籍中是最为常见的官方名称。若未做任何补充说明或者进行名称辨认,本文所提到的蕺菜和鱼腥草则均为同一物。

在贵阳街头,随处可见与鱼腥草相关的小吃。例如富有浪漫情怀的“恋爱豆腐”,便是豆腐中间夹着重辣味的鱼腥草根茎。相对于云贵川湘等西南省份区域,江南人对它的嗜好程度略减几分。但是,“蕺”名却与浙江绍兴有着密切联系,绍兴有一山名曰“蕺山”。至今,蕺山仍然保存着众多地标性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与“蕺”字相关的古代建筑便有蕺山亭和蕺山书院。

宋人王十朋歌咏《采蕺》,注曰:“采蕺,思越王也。越有山名蕺。蕺,蔬类也,王所嗜焉。予尝登是山,故作是诗以思之。”<sup>②</sup>可见,蕺山与越王勾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汉《吴越春秋》记载:“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sup>③</sup>越王降于吴王之后,卧薪尝胆,放下帝王的身去担当吴王的奴仆,并曾亲自舌舔吴王粪便,以至于犯下“口臭”的毛病。为了掩盖越王口臭,越王下大臣范蠡下令众人食用岑草。由此可见,岑草散发的气味非常之重,以至可以消除粪便的臭味。这与鱼腥草具有浓重腥味的特性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吴越春秋》说越王食用的草是“岑草”,然而现世流通的大部分古籍中,都说“越王采蕺”,故越王采得岑草的山名为“蕺山”。《尔雅》释“岑”曰:“山小而高。”<sup>④</sup>“蕺山”确实不过是绍兴古城内的一座小山,海拔 52.5m<sup>⑤</sup>。南宋嘉泰《会稽志》云:“蕺山,在府西北六里一百七步,隶山阴。旧经云:越王嗜蕺,采于此山,故名……唐衢州刺史赵璘直寺碑云:句践故城东北三里,有山曰蕺。蕺,蔬类也。”<sup>⑥</sup>并对蕺做了生物学上的描述:“蕺,蕺山所产最多。叶似荞麦,肥地亦能蔓生,茎紫赤色,多生山谷阴处。《吴越春秋》云:越王嗜蕺,常采于此,故以山名……凶年民斫其根食之。谚云:丰年恶而臭,荒年赖尔救。”<sup>⑦</sup>

① 杜向群、陈敏燕、许颖:《鱼腥草成分、药理的研究进展》,《江西中医药》2012 年第 2 期;陈婧、方建国、吴方建、施春阳、熊苗苗、王文清:《鱼腥草抗炎药理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中草药》2014 年第 2 期。

② [宋]王十朋:《梅溪集》,《梅溪先生后集》卷第二,四部丛刊景明正统刻本。

③ [东汉]赵晔撰,张觉校注:《吴越春秋》卷 7《勾践入臣外传》,岳麓书社,2006 年,第 198 页。

④ [晋]郭璞注,叶自本纠伪,陈赵鹄重校:《尔雅》卷下《释山第十一》,中华书局,1985 年,据《丛书集成初编》所选五雅全书本影印,第 87 页。

⑤ 单树模主编:《中国名山大川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1188 页。

⑥ [南宋]施宿等撰,张昞撰,李能成点校:《(南宋)会稽二志点校》卷 9《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55 页。

⑦ [南宋]施宿等撰,张昞撰,李能成点校:《(南宋)会稽二志点校》卷 17《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326 页。

《尔雅》收录了“岑”，未载“蕺”。也就说，岑与山有关，而与植物无关。《尔雅》另收录了与“蕺”形似的“蕺”，云：“黄蓂，蕺草，叶似酸浆草，小而白，中心黄，江东以作菹食。”<sup>①</sup>如果此蕺为蕺，“小而白”可能是形容其花。《吴越春秋》著于东汉，由此推论，在汉时期，“岑草”为“蕺”的异名之一。

翻检其它史料，还可以发现蕺的其它异名。例如，南朝《后汉书》曰：“蓂、芸、菹、昌本、深菹。（蓂，音紫。其音其，《尔雅》曰：蓂月，郭璞注曰：即紫蓂也，似蕺可食。芸，香草也。《说文》云：似苜蓿。菹，音资，都反。《广雅》曰蕺，菹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菹根也。深菹，谓菹白生深水之中）”<sup>②</sup>。其中所列“蓂、芸、菹、菹”均为植物。其中，《广雅》认为菹为蕺。《后汉书》采用此观点，并对蕺的“根”部形态做了简单描述：“类似茅根”。蕺菜的地下根茎呈白色，根节间隔长，节上轮生须根。茅根，即白茅根，白茅的根状茎横走，细长，长圆柱形，不分枝，黄白色，根节间隔常常 1.5–3cm<sup>③</sup>，与蕺菜根相似。至此，我们可以肯定“菹”也是蕺的一个异名。

东汉《说文解字》记录了与“菹”形似的“菹”，曰：“菹：菜也，从草，祖声，则古切。”<sup>④</sup>但书中无“菹”，故推测此二者是同一物。唐代岭南风土录《北户录》云：“菹，音蕺。《风土记》曰：菹香菜，根似菜根。蜀人所谓菹香也。《越绝书》：蕺山，越王勾践种蕺处。”<sup>⑤</sup>《北户录》为作者段公路亲自南游五岭间，采撷民间风土、习俗、歌谣、哀乐等而作。这里提出了蕺菜在岭南地区的异名，菹和菹香。只不过，笔者翻检由李步嘉校释的《越绝书》，却未能发现书中提及任何与蕺相关的典故<sup>⑥</sup>。

自汉迄唐，蕺菜之名，大抵出现了以下几种异名：蕺、岑草、黄蓂、菹、菹和菹香。蕺与越王的故事也有多个版本，例如，越王下厨食蕺，越王采蕺，以及越王种蕺。蕺的异名甚多，说明不同地域对鱼腥草均有关注。

鱼腥草全株均具有浓重的腥味。南宋《会稽志》告诉我们，在南宋时期，绍兴人难以承受该植株散发出来的浓重腥味，遂不将蕺作为日常蔬菜，而是作为救荒之物。即便灾荒大难临头，人们也鲜食其叶，而是食其根茎。相对于茎叶部位，根茎部位含有更多的粗纤维，能够较好地增加胃的物理饱和度，是很好的果腹食物。现代人的烹调方式多样，鱼腥草的食用方式也颇多，凉拌、小炒、炖汤或是泡饮。凉拌是最常见的食用方式，将鲜茎叶洗净，开水浸烫，再加入盐、酱油、醋、姜等调味品拌匀，地下茎的凉拌方式也可如此。在蕺菜与越王的故事中，前人并没有提到如何食“蕺”，例如，生食还是熟食？食用部位是嫩茎叶还是地下茎？

西汉《新序》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sup>⑦</sup>故事本意为宣扬楚惠王有仁德，得天佑，这点毫无疑意。关于寒菹为何物，今人则有多种释意，常见说法为冷盘腌菜和凉拌鱼腥草<sup>⑧</sup>。笔者小时候在家亲眼见过长辈处理水蛭的方式，将其置于高浓度的盐或强碱中，再进行曝晒，不久水蛭便一命呜呼。若寒菹为冷盘腌菜，水蛭可能因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盐溶液中而脱水死亡。本文相信此寒菹为凉拌鱼腥草。2009 年出版的《新序校释》也持此说<sup>⑨</sup>。

① [晋]郭璞注，叶自本纠伪，陈赵鹄重校：《尔雅》卷下《释草第十三》，中华书局，1985 年据《丛书集成初编》所选五雅全书本影印，第 100 页。

②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60 上《马融列传第 50 上》，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③ 陈士林，林余霖主编：《中国药材图鉴·中药材及混伪品鉴别（第 2 卷）》，中医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29–230 页。

④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国书店，1989 年影印徐铉本，第 16 页。

⑤ [唐代]段公路纂：《北户录 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5 年标点本，第 32–33 页。

⑥ 李步嘉撰：《越绝书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⑦ [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 版，第 558 页。

⑧ 陈永良：《〈医古文〉注释商榷十二例》，《中医药文化》1991 年第 3 期。

⑨ [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 版，第 558 页。

后魏《齐民要术》具体提到了“藪菹法”：

藪去土、毛、黑恶者，不洗，暂经沸汤即出。多少与盐。一升，以暖米清渾汁净洗之，及暖即出，漉下盐、酢中。若不及热，则赤坏之。又汤撩葱白，即入冷水，漉出，置藪中。并寸切，用米。若椀子藪，去藪节，料理，接藪各在一边，令满。<sup>①</sup>

这里将藪菜与葱白搭配，形成一道美丽的凉菜。方法是，将刚采回来的藪菜，去掉土、根节上的鬚根和黑壤，直接焯水，用加热温暖的米泔浸洗。浸洗时间不能过长，若太长，则会变质。葱白也需在热汤中撩过，再将其浸入冷水中，取出晾干。摆盘的方式相当考究，藪菜和葱白各占一边，互相映衬。《齐民要术》说藪菜变质是红色。藪菜的地上茎直立，本身便呈紫红色，惟有地下茎多节，色白，节上生须根<sup>②</sup>。笔者推测，《齐民要术》中的菜谱是针对藪菜的地下茎部分。

## 二、药用价值与脚气病的流行：“藪”之衰退

楚惠王为越王后人，其母为越王勾践之女。可见帝王之家依然沿袭了食藪的传统。为何到了宋代以后，藪菜就沦为救荒之物？

随着本草系统的发达，鱼腥草作为一种药物资源走进了本草书籍。唐代孙思邈云：“藪，味辛，微温，主蠼螋溺疮，多食令人气喘。”<sup>③</sup>除医家著书之外，唐宋两代还分别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本草资源普查，宋代《证类本草》为其中一部。它指出：

藪（音戢）味辛，微温。主蠼（音劬）螋（音搜）溺疮，多食令入气喘。陶隐居云：“俗传言食藪不利人脚，恐由闭气，故也。今小儿食之，便觉脚痛。”《唐本注》云：“此物叶似荞麦，肥地亦能蔓生，茎紫赤色，多生湿地、山谷阴处。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关中谓之藪菜。”臣禹锡等谨按：《蜀本图经》云：“茎叶俱紫赤，莢，有臭气。”孟诜云：“藪菜，温。小儿食之，三岁不行。久食之，发虚弱，损阳气，消精髓，不可食。”日华子云：“藪菜有毒，淡竹筒内煨，传恶疮白秃。”《图经》曰：“藪菜，味辛，微温，主蠼螋溺疮。山谷阴处湿地有之，作蔓生。茎紫赤色，叶如荞麦而肥，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然不宜多食，令人气喘，发虚弱，损阳气，消精髓。素有脚弱病尤忌之，一啖令人终身不愈。关中谓之藪菜者，是也。”古今方家亦鲜用之。

经验方：主背疮热肿。取汁盖之，至疮上开孔以歇热毒，冷即易之，瘥。<sup>④</sup>

此文本提到了山南和江左人的食用方式——生食，这大概与前文提到的凉拌藪菜基本相同。此外，它不仅详细援引了其它本草书籍对藪菜生物学特性的详细描述，也提到了它的副作用，例如气喘、损阳气和不利于脚等等，尤其谈到小孩不能食之。这些“食藪不利”的观点最早见于陶隐居，即南朝陶弘景对藪菜的见解。据今人尚志均辑校，陶弘景曾在《名医别录》中提到：“藪，味辛，微温。主治蠼螋溺疮，多食令人气喘。”<sup>⑤</sup>并将藪归为下品药物。陶弘景生于公元456年，卒于公元536年，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人。据陈邦贤研究，梁武帝大通三年（532），南京人多身肿气急，死亡的十有八九。他认为这是脚气病流行非常厉害的一种表征。到了隋朝，此病的流行区域扩展到江西广东一带。发展到唐朝，脚气病在

① [后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665页。

② 杨卫平、夏同珩主编：《常用中草药图谱及配方（4）》，贵州科技出版社，2012年，第270页。

③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4，元大德梅溪书院本。

④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29，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据张氏（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第521-522页。

⑤ [梁]陶弘景集，尚志均辑校：《名医别录（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311页。

江苏一带广为流行<sup>①</sup>。也就是说，在陶弘景有生之年，他很有可能遇到脚气病流行期。

论及脚气病(英文名称:Beriberi),必须与今天提到的一种与真菌类引起的疾病,“香港脚”或“脚气”(英文名称:Athlete's foot)相区分。该病是人体缺乏硫胺素(即维生素 B<sub>1</sub>)导致的疾病,症状因人而异。病人的腿部、手臂和面部会出现水肿或肿胀,也可能损伤神经,起初引起外周神经感觉缺失,随后出现麻痹。此病分为“湿性”和“干性”,前者会发生肿胀和心脏病,通常伴发触觉、痛觉或温度觉的缺失;后者则很少发生肿胀,取而代之的是上述感觉的进行性缺失,然后是运动控制力的丧失,再是麻痹的伴有肢体肌肉萎缩和全身性衰竭综合征。需注意的是,“婴儿”脚气病,发病时除出现肿胀、心脏肥大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等脚气病症状外,哺乳期婴儿还会表现出成人没有的症状,如失声、胃肠道功能紊乱<sup>②</sup>。因此,“婴儿”脚气病的表征更加复杂些。这就不难理解上述文本为何专门提到小儿不能食之的情况。

不容置疑的是,“食藪不利”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藪菜的毒性。据药理学研究表明,藪菜含有的主要有效化学成分为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和生物碱等<sup>③</sup>。其中起到抗菌作用的主要成分为挥发油,上市多年的鱼腥草注射液和鱼腥草滴眼液就是由挥发油的饱和蒸馏液制成<sup>④</sup>。这些物质与维生素 B<sub>1</sub> 缺乏症都没有关系。脚气病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多发性神经炎”。据廖育群研究,某些矿物质中毒也可能导致这一病患。他发现脚气流行的发展历史曲线与饵食含汞、铅、砷等矿物药之“外丹”的发展历史曲线基本一致,并证实历史上出现的大规模“脚气病”就可能包括了矿物中毒在内的病患<sup>⑤</sup>。

隋朝《诸病源候论》云:“江东、岭南,土地卑下,风湿之气,易伤于人。初得此病,多从下上,所以脚先屈弱,然后毒气循经络,渐入腑脏,腑脏受邪,气便喘满,以其病从脚起,故名脚气。”<sup>⑥</sup>医家认为脚气病是风湿所致,江东岭南等地,地势低下,很容易滋生脚气病。鱼腥草多生于湿地和山谷阴处,其生长的地理环境,可能使得前人将其与脚气病相联系。类似这样的联想很多,例如,中国人常说的“吃啥补啥”。又如,明代《本草纲目》对鲤鱼药性的论述:“时珍曰:鲤乃阴中之阳,其功长于利小便,故能消肿胀,黄疸,脚气,喘嗽,湿热之病。”<sup>⑦</sup>鱼生于水中,乃属阴。李时珍认为鲤鱼是阴中之阳,因而能治疗湿热之病,用于治疗脚气病便是其中一例。

陶弘景长期炼制丹药,他也很有可能“矿物中毒”。不论是“脚气病”还是“矿物中毒”,人们都对这类病症心存畏惧。这种畏惧心理导致人们不敢食用藪菜,医家不再普遍采用藪菜作为药材。元代《饮食须知》指出:“藪菜,味辛,性微温,有小毒,一名鱼腥草。多食,令人气喘。小儿食之,三岁不行,便觉脚痛。素有脚气,人食之,一世不愈。久食发虚,弱损阳气,消精髓。”<sup>⑧</sup> 饮食禁忌与《证类本草》相同,并特别注明患有“脚气”的患者,不可食之。一旦误食,则终生不愈。但是,作为局部外敷药物,药性不会累及全身,引发脚患。因此,当时部分医者认为藪菜作为治疗背疮热肿等疾病的外敷药物仍然可以推广用之。

① 陈邦贤:《中国脚气病流行史》,《医史研究会》百年纪念文集,2014年7月1日,第120-123页。

② [美]基普勒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32页。

③ 杜向群、陈敏燕、许颖:《鱼腥草成分、药理的研究进展》,《江西中医药》2012年第2期。

④ 陈婧、方建国、吴方建、施春阳、熊苗苗、王文清:《鱼腥草抗炎药理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中草药》2014年第2期。

⑤ 廖育群:《关于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隋]巢元方撰,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论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441-442页。

⑦ [明]李时珍撰,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草纲目》卷44,华夏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1611页。

⑧ [元]贾铭著,陈绍恩、许永贵、尚贞一点校:《饮食须知》,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24-25页。



这样一来,作为外敷药的蕺菜得到了大力发展,尤其用于治疗痔疮方面。讨论“疗疮疗法”时,金元时期的窦汉卿记录一个鱼腥草的药方:“鱼腥草,捣汁和酒服之,粗付患上。”<sup>①</sup>他还在“洗痔方”中提到:“鱼腥草煎汤洗之。”<sup>②</sup>在江苏一带,例如宝山、嘉定、常熟、太仓、吴县和如皋等地,都以鱼腥草作为治疗痔疮的良药。在这些地区,蕺菜的俗名通常为“鱼腥草”。例如,康熙《常熟县志》:“鱼腥草,治痔。”<sup>③</sup>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蕺草,俗名鱼腥草,薰痔极效。”<sup>④</sup>嘉庆《如皋县志》:“鱼腥草,蕺也,叶似荞麦而肥,洗痔最效。”<sup>⑤</sup>光绪《宝山县志》:“俗名鱼腥草,薰痔极效。”<sup>⑥</sup>民国《嘉定县志》:“蕺,三白草科,野生,茎细长,叶为卵形,有腥气,通称鱼腥草。治疾,类夥本草入菜,都邑人鲜有食者。”<sup>⑦</sup>

作为蔬菜的蕺菜则几乎消失于餐桌之上。譬如,上文南宋嘉泰《会稽志》说“丰年嫌我臭,荒年赖我救”。清代《植物名实图考》云:“蕺菜……今无食者,医方亦鲜用,唯江湘土医葑为外科要药”<sup>⑧</sup>。即便在如今非常盛行的贵州省,鱼腥草在当年的境遇也是如此。道光《遵义府志》曰:“侧耳根,《鉏经堂集》:乾隆庚寅夏二麦无收,斗米一两余,五月邑令开仓散赈,村民皆掘侧耳根,采夏枯草,澱蕨粉以供朝夕荒年。《杂咏》即蕺菜,越王遇荒采蕺,是此。呼蕺为侧者,声之讹。”<sup>⑨</sup>民国《桐梓县志》云:“蕺菜,俗名侧耳根,侧者蕺之讹(黄志引),茎叶皆紫色,味腥而臭。多食发脚气,乡俗取其消食,故多好之。”<sup>⑩</sup>也就是说,纵然不是为了解救饥荒,人们也是为了消除身体的不适才食用鱼腥草。

### 三、景观价值与药用价值的再发现:“蕺”之再起

宋代《证类本草》还附有植物图谱,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传达了鱼腥草的全株信息。这种方式在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中也有体现(分别见图1和图2)。由于图像在文本翻刻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本文所援引的《证类本草》为1982年张氏(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植物名实图考》为1957年的标点本,该书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排印本为底本,据1880年第一次重印本校勘。同时,笔者还比较了《植物名实图考》初刻本中的蕺菜图像(见图3),发现两个版本并无二致。但是,《证类本草》与《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图谱存在显著的差异,比如,地上茎、地下茎、根须、叶片以及花的特征,具体不同之处参见表1。

蕺菜的真实形态如下:茎下部伏地生根,细长,有节,节长1-2cm;地上部分直立,叶互生,心形或宽卵形,长3-8cm,宽4-6cm,有细腺点,有时下面略带紫色。穗状花序生于茎上端,与叶对生,长约1-1.5cm,基部有白色花瓣状苞片<sup>⑪</sup>。远远观之,鱼腥草之花犹如长有四个花瓣的白花。由此可知,《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图像更加准确地传达了蕺的植株形态(蕺菜的标本见图4)。

① [宋]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卷4图论方,清浩然楼版,第33页。

② [宋]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卷7图论方,清浩然楼版,第33页。

③ 康熙《常熟县志》卷9《物产》,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第40页。

④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7《风土下·物产》,清嘉庆七年刻本,第16页。

⑤ 嘉庆《如皋县志》卷6《物产》,清嘉庆十三年刊本,第7页。

⑥ 光绪《宝山县志》卷14《物产》,清光绪八年刻本,16页。

⑦ 民国《嘉定县志》卷5《物产》,1930年铅印本,第32页。

⑧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标点本,第85页。

⑨ 道光《遵义府志》卷17《物产》,清道光刻本,第26页。

⑩ 民国《桐梓县志》卷18《食货志》,1929年铅印本,第15页。

⑪ 孟林编:《香草及其景观应用》,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年,第134-135页。

表 1 宋代《证类本草》与清代《植物名实图考》中的蕺菜图像传达的生物学形态信息

	宋《证类本草》	清《植物名实图考》
版本	1982 年张氏(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7 年标点本
地上茎	弯曲呈膝状	茎直挺拔
叶	对生,心形	互生,心形
花	五个花瓣,生于茎上端	穗状花序,四个花苞,生于茎上端并与叶对生
地下茎	根节间隔短,根毛发达	根节间隔长,节上轮生须根

图 1 宋《证类本草》中的扬州蕺菜<sup>①</sup>图 2 清《植物名实图考》(1957 年版本)中的蕺菜<sup>②</sup>图 3 清《植物名实图考》(1848 年版本)中的蕺菜<sup>③</sup>图 4 鱼腥草标本<sup>④</sup>

①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 29,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据张氏(存惠)原刻晦明轩本影印,第 521 页。

②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年标点本,第 85 页。

③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之《蔬菜卷之四》,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陆应谷太原府署序刻本,第 9 页。

④ 源自广东省博物馆的中草标本。[http://www.gdmuseum.com/memo\\_link/curio\\_detail.php?picid=2154&subgid=147&gid=66&title=%E4%B8%AD%E8%8D%89%E6%A0%87%E6%9C%AC](http://www.gdmuseum.com/memo_link/curio_detail.php?picid=2154&subgid=147&gid=66&title=%E4%B8%AD%E8%8D%89%E6%A0%87%E6%9C%AC)



图5 鱼腥草的花

溶著《倦圃蒔植记》亦云：“鱼腥草其气虽腥，亦不甚恶。他方乃有蕺菜救饥之说，想蒸熟或殊也。痔取效甚速，白花亦可观。”<sup>②</sup>

到了民国期间，具有较高的景观价值的鱼腥草吸引了外国人，走进了上海的洋人私家花园和公共花园。1850年创刊于上海的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1938年就分别于5月23日和25日，以及6月8日刊登了三次与之有关的报道。这些报道的内容均源于鱼腥草之花，但探讨的内容稍有不同。前两篇内容主要关注其科学名称，第三篇则是作者叙述了与之相关的逸闻趣事。作者在庭院种植了鱼腥草，处于花期之时，他邀请了两朋友前来观赏。作者本想借此显耀一番，孰料两位朋友均早已目睹芳容。一位朋友在到他家之前在乡间采得其花，另一位在胶州路公园任职的朋友则在公园里种植了鱼腥草，花期处于完全开放状态。摘录部分相关内容，如下：

He informed me that he has a whole bed of this plant, now in full bloom, in the Kiaochow Road Park. He also remarked upon the high medicinal value of this genus of plants, for which it is famous. This, of course, only adds to the interest of the Houttuynia, which grows so freely in the country round Shanghai, but appears to be so little known to the general public. To the Chinese who have long been aware of its medicinal properties, it is known as ch'I, 蕺 to the Japanese as Do-kou-dami. It contains an essential oil in its heart-shaped leaves called methy-n-monylketon. The leaves of the plant are used by the Chinese as a cure for all kinds of skin disease.<sup>③</sup>

这部分内容显示，第二位朋友还告诉他鱼腥草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药物价值。当时，鱼腥草为上海郊区常见植物，国人常用其叶子治疗各种皮肤疾病，但却并不看重它。有趣的是，当时鱼腥草的药理已经被人们知晓，即叶片中含有甲基正壬酮(methylnonylketone，此英文与原文不同，有可能原文作者拼错)。可见鱼腥草的广谱药用价值已经引起了当时科学家的注意。民国《吴县志》便引进了现代植物学术语，对鱼腥草的生物学描述做了修正：

“鱼腥草，通称蕺菜，野生，茎细长，高七八寸，叶为卵形。初夏开淡黄色小花，有苞四片，

① [元]胡古愚：《树艺篇·草部》卷4，明纯白斋钞本。

② [清]曹溶：《倦圃蒔植记》卷下之《论草第九》，清钞本，第11页。

③ Smithsonian, nature notes,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38年6月8日，第38版。



色白,如花瓣。茎叶皆有臭气,亦称鱼腥草,可食入药,能治各种喉风并治痔。”<sup>①</sup>

同时期,西方医学的输入导致了中医经历了一段激烈的废存之争的历史。在这股反中医浪潮中,中医团体团结奋战,进行“中医”保护运动。这场运动非但没有消灭中医,反而促使中医文化得以新形式再现,例如通过发行刊物的方式。1929年,中医书局创办了由出身中医世家的秦伯未和名医方公溥主编的《中医世界季刊》,并通过此刊团结中医行业,组织中医药稿件<sup>②</sup>。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医生鲜用鱼腥草作为药方,它的众多功效逐渐被人遗忘。1933年,朱寿朋在此刊中呼吁人们重新重视鱼腥草并指出:“此物到处皆产,其治疗应用亦广。而医家采用者寥寥,殊有货弃于地之感。因作本篇。”<sup>③</sup>1946年,任应秋等人在重庆创办了《华西医药杂志》,编委委员均为当时著名中医专家,撰稿人为中西医药学者<sup>④</sup>。1947年,易玉良在此刊上也呼吁大众重新重视鱼腥草的药用价值:

鱼腥草原名蕺,又名菹菜。吾地俗称臭灵丹,性微寒,喜生阴湿地及田塍下。考本草大明云:淡竹筒内煨熟(淡竹筒疑系箬叶讹)。传恶疮白秃发明,煨熟用法,古人已有行之者,惜后人渐失其治疗功用,近特证明于下,以广此品功用。<sup>⑤</sup>

原文说在抗战时期,有居民被子弹击伤,后在一位日本兵的建议下,用鱼腥草治疗方好。正如前文英国人所述,日本人也深谙鱼腥草的药用价值。

1940年修纂完毕的《息烽县志》提到当时贵州一带传出鱼腥草可以治疗肺癆的消息:

侧耳根……野生之物,而中常蔬和醋生食,颇为适口,亦有恶其气腥,拒使不陈于几者,而嗜之者,固赏其清脆也。又诸家本草皆言其有解毒之功,若常食之,则有发虚弱损阳气,消精髓之虞。今之传者又皆以为若食之久者,可免肺癆,患肺癆者食此可愈,是今之新兴医术者,经考验而后言之。凡在城市冬春之间,乡妇背负手携叫卖侧耳根者,固比比也。县之风习亦何不同。<sup>⑥</sup>

可见,当时部分医生否定了前人的一些谬论,并认为长食鱼腥草不仅可以预防肺癆,还可以疗愈肺癆。这无疑有利于推动鱼腥草的经济价值,使得人们再次关注它,以至于街头叫卖鱼腥草妇人比比皆是。

## 五、结 论

鱼腥草的登场,即贵又贱,“贵”在于越王食之,“贱”在于其浓浓的腥味足以盖过粪臭。此后,它便作为一种食物出现在餐桌之上,直到脚气病的广泛流行。它被列入食物“禁忌”之列,以至于医家弃之,民间仅用之作外敷药,或是救荒之物。到了民国期间,一场中医废存之争,中医们团结奋战。鱼腥草的药物价值也重新被利用,并被学者们刊登在杂志上。民国时期,新生事物铺天盖地迎面而来,医学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接受新思想的医生否定了长期食用鱼腥草所带来的副作用,反而认为它有利于治疗肺癆和其它多种疾病。同时,由于鱼腥草又具有极佳的观赏价值,它走进了驻扎上海的外国人视线和

① 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1933年铅印本,第2页。

② 沈伟东:《秦伯未的中医药期刊办刊特色探究》,《中国编辑》2008年第4期。

③ 朱寿朋:《鱼腥草之研究》,《中医世界季刊》1933年第1期。

④ 王友平:《近代四川医药卫生报刊述论(1911-1949)》,《天府新论》2009年第4期。

⑤ 易玉良:《鱼腥草之功效》,《华西医药杂志》1947年第2卷第8期。

⑥ 民国《息烽县志》卷20《植物部蔬类下》,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息烽档案馆藏本复制油印本,第238-239页。该县志于1940年成书,未刊。

他们的庭院。

由于鱼腥草的观赏效果较佳,如今,人们常将其作为林下地被或水边带状栽植,或将其作为室内花草种植,既食之又观之。由于饮食业和药业对鱼腥草的需求量居高不下,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大量种植鱼腥草,鱼腥草之热可谓前所未有。这与当下部分人们对传统医学文化的热情密不可分。但据上述研究可知,鱼腥草在传统时代并不像今日这般火热,反而在一段时期内遭受抑制。对于鱼腥草的功效,我们还需理性对待。

## 征稿征订启事

一、《中国农史》是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的会刊,以反映代表我国农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新成果为己任。《中国农史》多次被列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刊用文章包括农、林、牧、副、渔大农业的各个方面,内容涉及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农业文化史、世界农业史、中外农业文化交流及农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等诸多方面。

二、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也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本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

三、来稿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缜密,材料翔实,行文简洁流畅。篇幅一般在10000字以内,重大选题不超过15000字。

四、文稿内容应包括: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所在省份及城市、邮政编码,中文摘要(200-300字),关键词(3-6个),英文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及单位,英文摘要(内容与中文摘要一致,用第三人称撰写),英文关键词(与中文一致),正文,参考文献。

五、引文务必查对准确,注明出处,注释一律为页下注。注明论文所受基金资助。附作者简介,写明性别、出生年份、学历(位)、职称、工作单位、代表论著及主要研究方向。

六、稿件一般在三个月内予以答复。超过三个月未收到处理意见者,作者可自行处理。对于拟采用稿,作者需用电子邮件(附件,Word格式)将稿件发至编辑部,以便届时排版。E-mail:zgns@njau.edu.cn

七、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来稿勿寄个人或托人转递。径寄: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史》编辑部。

八、本刊为双月刊,定价10元,全年60元。公开发行,报刊代号:28-65(国内)、Q689(国外),订户可通过全国各地邮局(所)订阅。

通讯地址:南京市卫岗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史》编辑部(210095)

联系电话:025-84396605

电子邮箱:zgns@njau.edu.cn